

他鄉遇知「音」

搭飛機回北京，在日本的機場遇到一樁趣事。回收汽水罐的廢品箱投放口，分別用日文、英文、簡體中文、韓文標註。中文赫然是三個大字「空罐兒」。這把我們來自北京的幾個人，全都逗笑了，紛紛拿出手機拍照留念，都很好奇想看看翻譯者是何方神聖，但估計是個來自北京的留學生或華僑。沒想到，在這異國他鄉，迎頭撞上「兒化音」。最先湧上心頭的倒不是親切，而是幽默的喜感。南方的朋友，則可能會夾帶些許迷惑了。

等到著陸北京機場，電子屏上赫然指示：「這兒是二層東出口。」又是「兒化音」，神奇。「兒化音」其實不是北京的專利，東北、河北、山東等北方地區，也都有這種現象。不過，一般都用於口語。諸如「這兒」，在告示、標語、通知上通常還是使用「這裏」「此處」等書面表達。當然，把「這兒」打在電子屏上，隨心率性，倒也透着一股不見外的好客。

又想起幾年前在香港機場，跟一位年輕工作人員問路時，他得知我們來自北京，便問「你們是一、塊、兒嗎？」弄得我們一頭霧水，反覆幾遍才弄清楚。原來他正在學習普通話，也對「兒化音」感興趣，只是尚不得要領。「兒化音」講究快，「兒」字實際上是很輕地黏合到前一個字裏。就像「塊兒」兩個字的發音「Kuai Er」，要連讀成「Kuair」。如果還是一字一頓地讀成「Kuai-Er」，就不對了。但這位年輕人的學習熱情和積極性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，相信他現在已經熟練掌握技巧了。

「兒化音」也不是隨便用的。「一塊兒糖」可以用，但「一塊錢」就不能「兒化」。「土豆兒泥」（即薯蓉），「兒化音」要加在「豆」字後面。如果加在「泥」後面，「泥兒」則變成身上泥垢的意思，太影響胃口了。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千禧代的「中年危機」

美國文化中關於「中年危機」的刻板印象一般指事業成功、家庭幸福的中年白男某日突然「覺醒」，換工作，離婚，買跑車，將按部就班的日子棄如敝屣。美國的八〇後、九〇後「千禧代」提前到來的「中年危機」恰好相反。

正因為他們的青年時代在動盪中度過，如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，二〇二〇年的新冠疫情等，他們更嚮往的反倒是穩定的事業和人生。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，前輩似乎輕易達成的里程碑，如事業、房產、婚姻、生兒育女等，至今仍遙不可及。他們一般比前代負債更多，同時打幾份工，常換工作，自我需要不斷「更新升級」。

他們比前幾代人在同一年齡段的平均資產更多，教育水平更高，但追求的目標也更昂貴了。要負擔起中產階級的「美國夢」：買房，撫養兩個孩子並供他們上完大學，全家每年度假一次等，共約花費四百四十萬美元，比大多數美國人工作一輩子拿到的工資還要多一百萬。難怪千禧代在三十多歲、四十出頭就經歷了「中年危機」。不過，他們的表達方式不是突然改變生活方式或大手大腳花錢，而是放慢腳步，重新審視事業、人生，追求獲得感和可持續發展的生活。

作為X世代，我對八〇後、九〇後的中年危機感受不深，但可以理解他們的心態。其實，哪怕是I世代的學生都有點「未老先衰」，缺乏二十年前那代人的闖勁和朝氣。千禧代和Z世代表現出的謹慎、中庸當然也不盡是缺點，只能說「你我皆凡人」，活在人世間必然要受到外界力量的影響和限制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上周，深圳鴻蒙生態創新中心體驗館正式運營，這座超一千四百平方米的展廳，成了科技愛好者的「打卡地」。

鴻蒙生態受關注與美國科技制裁中國有關。此前中國不少企業在操作系統上被「卡脖子」，手機、電腦等常用的國外系統說受限就受限。也正因如此，「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統」從概念變為剛需，鴻蒙便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成長為支撐「萬物互聯」的「中國芯系統」。走進這座體驗館，就能看到我們如何把「卡脖子」的困境，

有時候，最能帶來快樂的並不是驚天動地的消息，而是一些細節。比如說，你拆開一件新買的電子產品，盒子裏附帶的說明書竟然排版優雅、插圖精緻，紙張還帶着淡淡的紋理。那翻開的瞬間，會有一種莫名的心動。

那不是因為你真的急着去看如何安裝電池，或怎麼設定某個功能，而是因為發現有人在這裏花了心思。這份用心，傳達到你手上，讓你突然覺得世界沒有那麼草率。

我們對說明書的期待通常很低。它往往是一疊廉價的紙，字小得要

新添的兩尾魚兒先後死了，一尾是過去曾在本欄談及的「藍吊」，另一尾是我也不知屬於什麼品種的黑白相間魚兒。死因不是主人照顧不周或身患疾病，而是由於牠倆的體型都很小。我不捨難過，也愧疚在牠們先後出事時都不在家，未能給予援助。

有多年飼養觀賞魚的家人早跟我說，單打獨鬥的小魚很難養，因為先天已不堪一擊，後天還要在陌生的缸中適應環境，如要快樂地生活下去，就要看牠們的造化。故此，初買來的魚兒都放在魚缸頂部一個方形透明的

自潮玩產品Labubu公仔爆紅後，有眼尖網友發現，河南省洛陽博物館館藏中，竟然有一件與其「撞臉」的青銅「前輩」——一件距今兩千多年的青銅「當盧」（附圖）。

在網友發布的照片和視頻中，這件青銅器擁有圓圓的臉龐和一對長耳朵，頭身比例也與Labubu頗為相似。有網友调侃：「這才是真正的限量版！」

根據洛陽博物館的介紹，這件青銅「當盧」出土於洛陽市潤陽廣場，年代為春秋時期（公元前七七〇年至公元前四七六年）。

「當盧」中的「盧」實為「顛」

青春組有驚喜

最近本地藝文界焦點，肯定是音樂劇《大狀王》。從二〇一五年開始醞釀，到今年展開上海、北京巡演，以至香港二度重演，一路走來，十分不易。

今次香港演出，設A、B Cast，新Cast主角是梁仲恆、袁浩楊、陳書昕，合演青春組，叫人眼前一亮。梁仲恆和袁浩楊都在表演界薄有名氣；陳書昕這兩三年間演出多套影視作品，頗受注目。有他們參演，為曾看過《大狀王》的觀眾，帶來新鮮感。

老實說，原班人馬經驗豐富，鄭君熾是本地音樂劇不可多得的人才；劉守正唱得演得可忠可奸，把方唐鏡演繹得入木三分。要超越由他們擔綱主演的原版，談何容易，對新Cast觀眾要有適當的期望管理，不宜過度比較，反而應該著眼於新組合發揮了怎麼樣的化學作用。

身材高挑、樣貌俊朗的梁仲

變成「創未來」的底氣。

踏入館內，九大沉浸式體驗區各有特色。工業鴻蒙展區像「數字魔盒」，模擬生產線上不同品牌的工業設備靠鴻蒙分布式軟總線技術順暢「交流」，傳感器數據實時傳至控制器，機械臂精準作業。這套全自主技術的系統，打消了「斷供」顧慮，是名副其實的「工業數字安全盾」。

金融鴻蒙展區裏，鴻蒙輕鬆解決了傳統金融網點效率低、設備孤立的問題。智慧金融網點廳堂一體化產品，借統一數字底座讓設備協同工

命，翻譯涼草，還常常讓人越看越糊塗。但偶爾，你會遇上一份用心製作的版本，字體清晰，圖片準確，甚至還有一點美感。

此時，你會想：原來一份說明書也能這麼漂亮，甚至可以像一本小冊子那樣值得收藏。於是，你竟有了點小小的幸福感。這幸福不指向某個終極意義，而是單純來自「有人把細節做好了」的驚喜。

換句話說，我們在說明書裏感受到的幸福，來自一種秩序感：這個世界，至少在某些角落裏，還有人願意仔細說明、耐心解釋，更以優雅的方

膠箱中，讓怕生的牠們慢慢適應，能開口進食魚糧的，才有希望成功「落戶安居」。

死去的藍吊和黑白魚，在箱中既懂進食，狀態又好像不錯，可是到實現缸中自由之際，危險也隨即而來。藍吊不斷被體型較大和游動敏捷的魚追趕，嚇到失魂落魄，又因不熟地勢，難以每次都找到藏身之處。黑白魚只有半截尾指般大，沒多久就敢於活動，但範圍卻停留在近水面的地方，進不了缸中的核心範圍。想不到我們離家數天，牠就失去影蹤，連屍

的通假字，指的是安裝於馬頭中央顛骨位置的馬具。作為西周至春秋時期重要的馬飾，「當盧」兼具防護與裝飾功能。「當盧」在冷兵器時代相當於戰馬的「護額甲」，其圓形主體上分兩歧角，下方垂有長方形鼻樑，不僅能保護馬匹要害，精美的紋飾也彰顯主人的身份。

在周代嚴格的等級制度下，能佩戴「當盧」的駿馬多屬貴族所有。一匹裝備齊全的戰馬，相

恆，基本上一出場就有男主角的氣場。而一臉孩子氣的袁浩楊，演繹少年時不幸溺斃的阿細，就像長不大似的，很有說服力。至於陳書昕，只能說不過不失，但勝在青春無敵，跟兩位男角十分合拍，不得不讚選角的心思。總括而言，新Cast合格之外，算是有驚喜。

我作為《大狀王》長期觀眾，又經常在串流平台重溫該劇原聲大碟，這次再次進場，儘管熟知起承轉合來龍去脈，但觸動位仍然觸動（譬如回鄉見宋大媽一幕），聽到〈細雪〉、〈撒一場白米〉等歌曲，仍然心動，也重新發現更多細節。所謂百看不厭，大概如此。



逢周五見報

鴻蒙生態體驗館

作，更關鍵的是金融數據在自主系統內流轉，守住了制裁陰影下金融行業的「生命線」。

安平鴻蒙展區的安全駕駛智能機器人教練也很亮眼。它憑鴻蒙特性實現設備互聯、精準處理數據和多重防護，模擬訓練中能糾正學員操作、降低實車風險，且不依賴國外技術，即便有外部限制也能穩定運行。

醫療、教育、政務鴻蒙展區同樣值得一看。鴻蒙讓遠程醫療更精準，偏遠患者能借自主系統聯絡大城市專家；智能教學設備不依賴外部軟件，

說明書的美

式來完成。

想到這裏，我就想到一九一五年法國藝術家法蘭西斯·畢卡比亞（Francis Picabia）的作品《這裏，這就是史蒂格里茲》（Ici, C'est Stieglitz）。這幅畫本質上就是一份「說明書」，卻不是要教你安裝什麼東西，而是要「解說」一個人。

畢卡比亞把推動他早期事業的攝影師兼畫廊主阿爾弗雷德·史蒂格里茲（Alfred Stieglitz），畫成了一組機械零件的組合：風箱相機、汽車排檔桿、煞車桿，上方還寫着「IDEAL」（理想）這個詞。畫面乍

魚缸的生態

骸也找不到，很大可能是給其他魚吃了。

現在我對缸中的「老街坊」多多少少也有點恨意，怪牠們霸道，不接受新朋友，以大欺小。然而，其實缸中所有生物都在按水裏的生態而活：弱肉強食、劃分地盤、「各家自掃門前雪」。大魚可以四處穿梭、橫行無忌；有兩尾或以上同品種的，也像有照應般安然生活；寄居蟹、醫生蝦、海膽等亦因牠們具防禦力的外形而不受滋擾；有隻藍色海星更懂得在安全寧靜的時候才從沙中出來移動舒展。

青銅「當盧」

當於古代的「豪華戰車」，象徵着權力與地位。

「當盧」流行於商周至漢晉時期的中原及北方地區。早期多為素面或僅有簡單紋飾，至西周中晚期開始出現獸面紋、夔龍紋等典型青銅紋樣，春秋戰國時期則紋飾更趨繁複。隨着騎兵取代車戰成為主流，以及鐵器普及，青銅「當盧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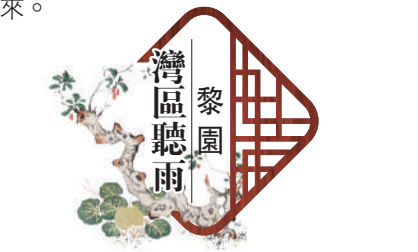
最近在社交媒體上常常會刷到一種模樣可愛卻又陌生的小動物：牠有着圓圓的小耳朵、胖嘟嘟的身材和一雙閃亮圓滾的眼睛，外形就像是兔子與天竺鼠的混合體，甚至有人誤以為牠是什麼新奇的「小胖鼠」。但稍加搜尋才發現，這小萌物其實有個十分特別的名字——蹄兔（學名 Procavia capensis），又被稱作岩蹄兔。

名字裏雖有「兔」，但牠完全不是兔子，而是非洲大草原和中東岩壁的原住民。科學家說牠和大象、海牛是親戚。想像一下，一個巴掌大的小毛球，竟然和非洲草原上的「大巨人」扯上關係，這種反差萌實在得意。

蹄兔的日常生活也相當療癒。牠們喜歡群居，常常一大群懶洋洋地趴在岩石上曬太陽，眼睛半眯，彷彿隨時在等服務生端上冰涼飲料。當遇到危險時，領頭的蹄兔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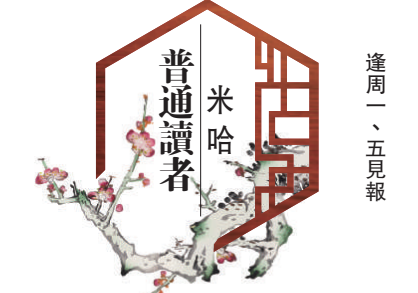
師生上課更安心；政務數據在「中國系統」內流通，簡化流程還防洩露。

在這兒，每一步都有科技驚喜，更能感受到「自主可控」的踏實。它不僅展示鴻蒙的現在，更描繪着無「卡脖子」煩惱、萬物互聯的智慧未來。



看就像是一張技術手冊的插圖，卻帶着挖苦的意味。

說明書通常是為了幫助人理解，而畢卡比亞的這份「肖像說明書」卻有點刁鑽。它的刁鑽與挖苦，從何說起？下回分解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偏偏兩尾可愛的小魚卻不得善終，令我很不服氣，真想把那數尾惡霸魚兒困在缸頂膠箱，以示監禁懲罰，身旁的家人卻早已因我為魚兒打抱不平的言論和計策而笑翻了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這件青銅「當盧」因造型與Labubu神似而意外走紅，吸引眾多年輕遊客專程前來參觀。洛陽博物館展覽研究部主任黃超表示，這種「撞臉」現象，是傳統文化在當下煥發新生的成功案例。它以輕鬆有趣的方式，讓厚重的歷史變得可親可感。



逢周五見報

圓滾滾的蹄兔

發出尖銳的叫聲，提醒大家快逃，瞬間就能看到一群「小胖墩」消失在岩縫裏。

社交媒體的「帶貨效應」果然強大，近年真的有人開始把蹄兔當寵物飼養。看着影片裏那雙呆萌眼神，確實很讓人心動。但專家提醒，蹄兔其實是群居型動物，還需要開闊的空間，如果硬是把牠當成倉鼠一樣養在籠子裏，不僅容易讓牠焦慮，還可能影響健康。

所以下次滑到這顆「毛茸茸小肉球」時，別再喊牠小兔子了。牠可是非洲岩壁上的「明星」，名副其實的「小小大象親戚」——蹄兔。



逢周五見報